

# 乌合之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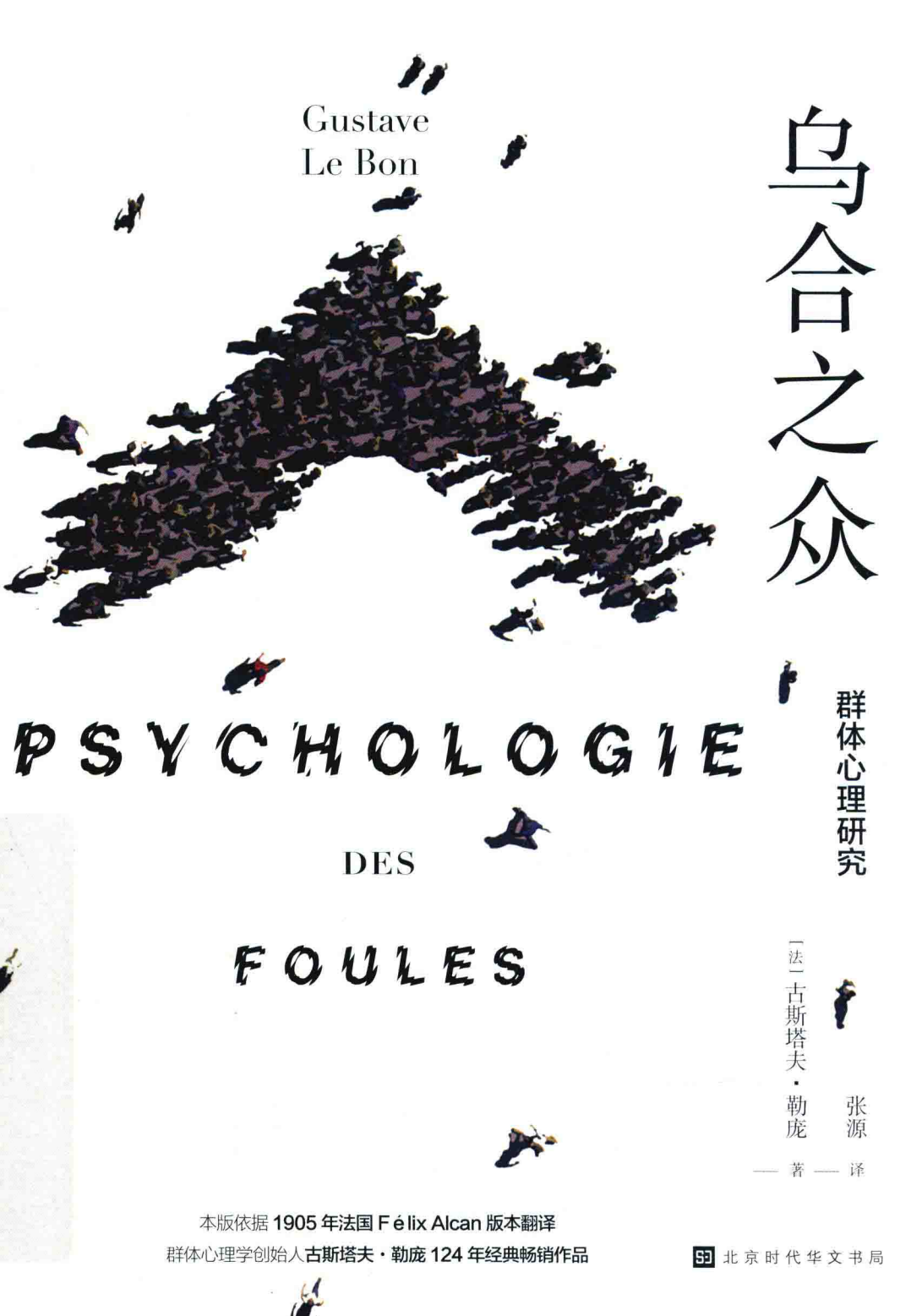
群体心理研究

〔法〕古斯塔夫·勒庞

张源

—— 著 —— 译

Gustave  
Le Bon



PSYCHOLOGIE  
DES  
FOULES

本版依据 1905 年法国 Félix Alcan 版本翻译

群体心理学创始人古斯塔夫·勒庞 124 年经典畅销作品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# 乌合之众

PSYCHOLOGIE  
DES  
FOULES



群体心理研究

〔法〕古斯塔夫·勒庞

张源

— 著 — 译

Gustave  
Le Bon

51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乌合之众：群体心理研究 / (法) 古斯塔夫·勒庞  
著；张源译. —北京：北京时代华文书局，2018.5

ISBN 978-7-5699-2386-5

I. ①乌… II. ①古… ②张… III. ①群体心理学—  
研究 IV. ①C912.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71358 号

## 乌合之众：群体心理研究

WUHEZHIZHONG QUNTI XINLI YANJIU

著 者 | (法) 古斯塔夫·勒庞

译 者 | 张 源

出 版 人 | 王训海

选题策划 | 领读文化

责任编辑 | 孟繁强

装帧设计 | 领读文化

责任印制 | 刘 银

出版发行 |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

邮编：100011 电话：010-64267955 64267677

印 刷 | 北京金特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 | 880mm×1230mm 1/32 印 张 | 8.5 字 数 | 163 千字

版 次 |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|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| ISBN 978-7-5699-2386-5

定 价 | 49.80 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## | 译者序 |

翻译书是件有趣的活儿。

如果只是模式化地把外文转录成母语，这个过程并不困难。只需要在转录的过程中，注意一下逻辑顺序，然后把语句理顺，最后处理一下错别字，就可以大功告成。要完成这个过程，只需要投资时间作为成本就好了。

但是这样就体会不到翻译的乐趣。

对于一本著作，我们只是看到了一个结果——也可以称之为成果。那么作者为什么要写这本书？他创作的时候怀有怎样的动机？在创作的时候他经历了什么？他产生了怎样的思考？

我们通过他的作品，通过这个结果，然后抽丝剥茧，层层推理，根据他留下的文字，字里行间的那些独特意义，去还原他当时的心情，他的思想，他的意志。

甚至，让自己短暂地回到那个时代。

这种乐趣，好似我们意外地获得了一张过去海盗留下的藏宝图，

然后我们运用所有智慧，破解其中的暗语和密码，终于来到一个神秘的小岛，挖出了塞满黄金的宝箱。与此同时并行的还有探寻线索过程中接近目标产生的层层兴奋。

还有宝箱旁边那衣衫褴褛的骸骨，通过岁月的蹉跎带给我们对于那些大海贼们的无尽想象。

翻译的乐趣正在于此。

在古斯塔夫·勒庞写下这本书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通过字里行间去感受那个风云变化的19世纪的法兰西：拿破仑究竟给当时的法国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？曾经人们对待报纸，是如何的毕恭毕敬，把评论员的文章奉为圣旨；法国大革命浪潮下，人们怀着怎样的动机和意志活下去？既然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，有些人杀人，有些人被杀，那么在一个大时代中丧命的那些无辜者们，他们经历的屠杀到底是如何发生的？

作者为什么没有选择一个纯粹专业论文的定制模式去撰写这本书？他想突破怎样的限制？

否定了宗教的有神论，走向无神论，就真能脱离宗教模式吗？或者再拓展一步——弗洛伊德的《图腾和禁忌》与后来精神分析中发展的“菲勒斯”以及欧洲哲学革命中的结构主义、客体小 a 之间拥有怎样的联系？

这些类似的问题，无穷无尽地从脑壳里冒出来。那么在翻译过程

中，必然要查阅资料，这些资料好似拼图块一样，一点一点地堆砌起来，最后一张曾经的历史画卷浮现在眼前。

于是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，我有意留下了一些彩蛋放在注解中。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有趣。比如率先穿上高跟鞋并且不爱洗澡的路易十四，以及吐槽拿破仑不给他授予元帅头衔的某位将领；特拉法尔加海战的历史性分水岭；人道主义关怀的起始；作者穿插使用哲学词汇时可能存在的一些用意……还有许多在西方很著名、我们却不甚了解的19世纪科学家简介。

一叶落知天下秋。我想，这本书好似落叶，通过它，让我们尽可能地描绘出一个秋天。

挖出这本书背后的信息，就好像挖宝藏那样。

读书就像是玩拼图，通过各家学说和观点，从表面的现象中探知内在本质，然后随着不断地积累，终于有一天你会发现，终将触碰到一个未曾企及的领域，这个领域操纵着世间一切规律，无论是数学、物理、化学还是历史必然性等等，它作为永恒的主宰者。

这就是古希腊人称之为“爱智慧”的东西。今天我们将其翻译为“哲学”。

希望大家觉得这块拼图有意思。

张源

2018年2月22日 于西安

## | 序 言 |

上一本书，我致力于描述种族与民族的灵魂。而现在，我们来研究群体的灵魂。

一个民族或种族中的所有独立个体，经过代代相传将必然存在的一些共通特征汇聚在一起，从而构成了这个民族或种族的灵魂。但是，当一定数量的独立个体联合起来发挥作用的时候，这样的事实摆在了我们面前：由于人们彼此靠拢，结果导致诞生出某种心理学上新的特征，这些新生的特征重叠在种族的特征之上，并且有时候与之大相径庭。

经过组织而出现的群体，在人民的生活中扮演着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。但这个角色从未像今天这样重要。群体的无意识行为替代了独立个体的意识活动，由此成为当今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。

我曾经尝试用纯科学的方式，靠近“群体”这个有难度的问题。即所谓努力找到一种方法，而不是凭借现有的观点、理论以及学说。我相信，唯有如此才能抵达某些真理的一小部分，尤其是涉及那些

令我们倍加热衷的问题。学者观察现象，就不应该操心他的所见所闻会伤害到谁的利益。在最近的发行刊物中，一位叫戈布莱·达尔维拉<sup>①</sup>的卓越思想家发表了这样的言论，认为我不属于任何当代的学派，而且我得出了与所有学派截然相反的某些结论。我希望这本书作为一个新成果，也能获得同样的待遇。归属一个学派，就必然会带有先入为主和偏见。

然而我应该为读者们解释，为什么我得出的研究结论，与读者们最初接触的那些完全不同。例如，我观察到群体的心智非常低劣，甚至在精英群体也如此；又说尽管如此，触及他们的组织是一件危险的事。

因为在认真地观察了大量的历史事实之后，我发现社会组织和生命组织一样复杂，完全不是能够仅凭我们的力量，就能使其突然经受深刻而猛烈的变化。有时候自然是作为根基，但却从来不是我们理解的那样，这就是为何重大改革造就的疯狂对于人民更加致命，哪怕这些改革有时候在理论上非常卓绝。唯有当它能够改变国民灵魂的时候，才会有用。然而，只有时间才拥有这个力量。支配人类的，是思想、感觉以及习俗，这些存在于人类自身的东西。制度和法律

---

<sup>①</sup> Goblet d'Alviela：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教授，在历史、宗教方面具备专长，并且是一名共济会成员。代表著作《The Migration of Symbols》，可翻译为《象征的迁移》。——译者注



都体现了我们的灵魂，解释了我的需求。但是对于起源与心灵深处的东西，制度和法律无法将其改变。

要研究社会现象，就不能分割人民和他们的产物。从哲学上说，这些现象拥有绝对价值，但对于实践而言，它只有相对参考价值。

因此，研究一个社会现象，就要考虑两个非常不同的方面。人们发现，纯粹理性的教导往往都和实践得出的结果相悖，这种区别几乎存在于所有的物理问题中。从绝对真理的角度而言，一个立方体、一个圆形，都是不变的几何形状，它们被某种公式严格地定义。但是从我们的眼睛来看，这些几何形状存在着不同形式的变化。由于观察角度的变换，正方体能够成为正方形或者金字塔形，圆形可以成为椭圆或者一条直线。考察这些虚拟的形状比起考察真实的形状更加重要，因为这些才是我们唯一看到的，况且照片和绘画都是在凭借这种方法复制事物。在某些情况下，非真实比现实还要真实。倘若让我们用精确的几何图形来绘制事物，就会让自然变形，导致无法辨认。如果我们假设一个世界中居民只能复制或者拍摄事物，而不可以触摸它们，那么人们要通过形状来理解精准的理念就会非常困难，还别无他法。若是只有小众的学者才能认知这个形状，那么它带来的好处就微不足道了。

作为研究社会现象的哲学家必须具备这样的精神：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比肩共进，从文明演化的观点来看，唯有实践价值才重

要。这样的观察使他对待结论非常谨慎，因为逻辑首先就会迫使他这么做。

还有一个动机令他保持如此。社会事实非常复杂，不可能囫圇吞枣地大包大揽，也不可能仅凭照猫画虎就能预见影响造成的结果。仿佛显眼的事实背后，有时暗藏着千丝万缕的玄机。能看到的社会现象只是表现出一个综合的结果，它来自于巨量的无意识工作，我们的分析往往无法企及。我们如果把能够察觉到的现象比作扑面而来的海浪，那么这个大海的表面现象告诉我们，这些在下面涌动的暗流我们根本不知道。大部分行为表明，群体往往在心智水平上非常低劣；但是另一方面，又被神秘的力量所引导。这种力量，在古代称之为命运、自然、天意，我们称之为死亡的声音，那是我们不了解的力量。虽然不知道它的本质是什么，有时候，好像在国民内部深处，也潜伏着引导他们的力量。例如语言，还有什么比它更加具备逻辑性、复杂性以及美妙性？语言能够很好地被组织运用，并且发挥细腻而灵巧的功能。如果不是群体无意识的灵魂，又有谁能够创造出语言？学院最博学的人、最严谨的语法专家也只能勉强记录下这些支配语言的法则，而不是创造它们。再者说了，那些伟人的天才理念，我们就确定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吗？有时候这些理念最开始的确诞生于一些孤独的头脑，但却是由红尘中芸芸众生沉淀形成的基层，才让这些理念生根发芽。这不就是群体的灵魂所形成的吗？

也许群体总是无意识的，但是这个无意识可能就是它们力量的秘密之一。在自然中，生命只会臣服于本能，而本能发挥的作用以其绝妙的复杂性令我们瞠目结舌。理性是人类才有的新鲜玩意，还非常不完美，无法为我们解释无意识法则，更不可能替代它。在我们所有行为中，无意识的那一部分是巨大的，而理性只占很小的份额，无意识依然如同未知的力量那样发挥作用。

如果我们想滞留在已知科学狭小而确定事物的界限内，不踏足模糊猜测，也不敢在空虚的假说范畴中游荡，那么我们只会观察到我们接受的现象，从而受限于这个观察。观察得到的一切结论往往都是不成熟的，因为在我们看到的现象背后，还有太多的“看不清”，甚至在这些背后的更深处，还有太多的“看不到”。



扫一扫，  
🎵 收听有声版

## 引言：群体纪元

---

当今时代的演变。

- 文明的重大改变都是人民思想改变的结果。
- 对于群体力量的现代信念。
- 它改变了各个国家的传统政体。
- 各平民阶级如何问世并如何发挥他们的力量。
- 群体力量的必然后果。
- 他们只能发挥毁灭者的作用。
- 由于群体，古老悠久的文明开始解体。
- 群体心理学的普遍无知。
- 对于立法者和执政者，群体研究的重要性。



扫一扫,  
收听有声版

文明发生变化之前总有重大动乱，例如阿拉伯帝国的建立和罗马帝国的覆灭，刚开始涉及这些研究的人们，会以为是由于重大的政治变化才会导致如此：王朝颠覆或者人民入侵。但是对这些事件做进一步细致的研究就会发现，在这些表面理由的背后，往往存在着真正的原因，那就是人民的理念发生了深刻变化。历史上真正的动乱并非凭借大规模的暴力、猛烈来震惊我们。发生在文明的革新之中唯一重要的变化，就是通过理念、信仰以及观念发挥作用。值得载入史册的事件，都是人们思想中看不见的改变产生的可见结果。如果这些重大事件显得如此罕见，那是因为在—一个种族中，没有像世袭思想的这样根深蒂固的其他东西。

当今时代构成中最关键的特征之一，就是人的思想正在变化。

有两个根本因素构成了这个变化的基础：第一，就是宗教、政治以及社会这些信仰的毁灭，而它们派生于我们文明的基础成分，第二，就

是创造了全新的思想和生存条件，这是由于工业和科学的现代发展导致。

过去的理念，虽然已经被毁了一半，却依然有力，同时，能够替换它的理念正在形成。当代出现了一个过渡和安那其<sup>①</sup>主义的时期。

这个时期，必然有点混乱，现在并不好说什么时候能结束这种日子。在这些理念的基础上，我们今后会创造一个怎样的社会？这尚未可知。但现在我们很清楚，要组织起一个新社会，在当今时代的统治背后必须要凭借一个全新的力量：群体们的力量。那些曾经正确如今却已消亡的思想，革命持续破坏的那些权利，从这些废墟上崛起的，唯有群体的力量，很快，它还会融合其他力量。当我们孤傲的信仰开始动摇并且消失的时候，旧社会的支柱渐渐土崩瓦解，群体的力量成为唯一的权力，它无所畏惧，并且它的威望只会不断壮大。我们将真真切切地进入群体纪元。

大约一个世纪前，传统政治体制与君主的对抗是各个事件的主要因素，群体的观念几乎没什么作用，甚至往往毫无作用。而今，政治传

---

<sup>①</sup> 安那其状态：也叫作无政府状态，始于希腊文的 ἀναρχία，法语为 anarchie，和“等级制度” hiérarchie 这个词相对，安那其主义反对强权，反对权威，提倡无人管制、无权利管制，理想状态下，每个人都拥有绝对的自由权利，没有资本造成的阶级等级。这是一种政治哲学和社会学的理念。比如，法国的经济学家、记者、诗人、哲学家、社会学家 Pierre-Joseph Proudhon 曾公开声明说自己是安那其主义党人，声称“安那其主义是人类可以企及的最至上的秩序和自由。”——译者注

统和统治者的个人目的之间的敌对已经不再重要，群体的呼声反而占据了优势，具有裁决权。他们牵着国王的鼻子走，让国王听他们的。决定国家命运的不再是君主的顾问团，而是群体的灵魂。

人民阶级问鼎政治生活，实际上逐渐地变成了领导阶级，这是该过渡时期最突出的特征之一。实际上很长时间以来，普选的影响微不足道，且方向很容易被诱导，这种事情已经非常明显。要使群体的力量逐渐诞生，首先要传播某些理念，让它们慢慢深入人心，然后独立个体才会联合起来，为的是实现这些理论观念。通过联合成为某种协会的方式，群体终于形成了理念，就算这些理念不是特别正确，至少也保障了他们的利益，使他们意识到自己拥有一种力量。由于建立工会，在工会面前某些权利就会逐渐让步，比如为了工作待遇，而不顾任何经济法则，一心想要自己支配工作和薪水的条件。他们在政府的议会中派驻代表，而这些代表却没什么主观能动性和独立性，往往只是作为委员会挑选出来的机构代言人。

今天，群体的索求越来越明确，不把当下社会毁个底儿掉决不甘心，想把社会带回到原始共产主义，那是所有人类族群处于文明曙光之前的常态。限制工作时间，剥夺矿场、铁路、工厂和土地的所有权，平等地分享一切产品，为了人民阶级的利益所以要清除所有的上层阶级，等等。这些就是他们的索求。

群体并不擅长讲理，相反特别富于行动。它们凭借如今的组织，力量变得巨大。我们很快就会看到，这些新的信条将拥有旧时候宗教信仰的那般力量，即所谓至尊无上的专制力量，不容辩驳。群体的神权将替代国王的“君权神授”。

当今的作家喜欢簇拥在资产阶级周围，他们恰如其分地体现出这些特点：思想略微狭隘，目光略微短浅，怀疑主义略微粗浅，时而极度自私自利，在这股日渐壮大的新力量面前彻底慌乱。于是为了对抗头脑中的混乱，绝望地求助于教堂的道德力量——想当年，这都是他们不屑一顾的。他们向我们大谈科学的破产，并且回到罗马全心全意地忏悔，教育我们要反省被揭示的真理。然而，这些新的皈依者，却不记得他们为时已晚。如果他们的灵魂真的能触及恩泽获得力量，这些新来的伪善者也就不会整日如此忧心忡忡如此困扰了。对于这些诸神，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，群体都不想要，他们甚至还为砸烂神灵而出力。任何神灵的力量或者人的力量都无法迫使江河倒流，回到源头。

科学当然没有破产，哪怕是在当今混乱无序的状态下也没有任何失败。即便是在混乱状态下增长的新生力量，科学也没有失败。科学给了我们真理，至少让我们在自己智慧范围内能够理解各种关系。科学从不许诺任何和平与幸福，它对我们的感觉无动于衷，也不倾听我们的哭诉。我们得依靠它，努力地活下去，因为它没有任何幻觉，在



被它赶走之后还能卷土重来。

在所有的国民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普遍的症状，为我们显示出群体的力量已然快速增加，而且没有任何征兆显示这个力量会停止增长。无论这力量整出什么么蛾子，我们都得受着。

所有对它的反驳都只是空话。群体的问世，将有可能标志着西方文明走向最终篇章，彻底回到混乱的安那其状态，貌似每个新社会诞生之前都是这样，我们又如何能阻止呢？

时至今日，毁灭悠久文明并给它致命一击，这就是群体最清晰的角色。实际上，并不是只在今天的世界上，群体才承担这个角色。历史告诉我们，当一个文明失去了道德力量影响的时候，就迎来了被群体解体的终章，那是无意识并且猛烈的群体，恰当的形容就是野蛮。自古以来，创造并掌握文明的人，都只是一小部分有智慧的贵族，从来都不是凭借群体。群体只拥有搞破坏的力量，他们的统治只会带来野蛮时代。任何一个文明都包含着某些固化的规矩、纪律、让本能理性化的方式以及对未来的预见，从而才能提升为有文化的水平。这些条件，群体望尘莫及，没有任何能力将其实现。凭借他们毁灭性的唯一力量，群体就像微生物一样发挥作用，只会加速分解尸体或破坏羸弱的躯体。当一座文明的大厦被蛀空后，是群体使其崩塌。唯有此时，才体现出群体的首要